

從原鄉地方創生特殊性的角度 看大學社會責任

原住民郷における地方創生の特殊性から見た大学の社会的責任
Seeing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ularity of the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

吳勁毅 (花蓮縣文化局局長)

自2019年行政院宣示為地方創生元年，台灣逐漸開始討論地方創生之於台灣社會的意義與實踐路徑。一開始，包括學術界亦並不太熟悉日本地方創生的歷史脈絡，習慣性地嫁接「創新創業，創造就業機會，青年就可以返鄉」的概念。2020年之後，日本地方創生的資訊陸續為台灣各界熟悉，一部分人主張，日本推動地方創生也沒有成功，東京圈因籌備奧運使人人口諷刺地持續集中。但日本的經驗中，特別是跳脫以國家中央的視角來擘畫地方創生，而以增田寬也《地方消滅》一書，從人口已然外移嚴重、出生率極低的地區之角度，到底還能有什麼作為？就此，放棄直接訴求「創造就業機會青年就可以移居/返鄉」，而以「關係人口」作為地方創生核心的實踐取向，引發更多台灣鄉村實踐者的討論。

關係人口的概念是日本多年絞盡腦汁在過疏化地區（人口外移到一定程度的地區）的經驗值彙總，以「至少來過一次以上，但定居未滿」的光譜，檢視所有的措施與作為，在光譜中能扮演什麼功能，最後讓來回如風之人能夠定居。



原鄉地方創生的「身分限定」

從日本地方創生在鄉村地區的經驗回到台灣原鄉的處境，有別於其他地方創生，原鄉的地方創生更重視「身分限定」，當然最後是希望部落的下一代能夠有一定程度留鄉，或至少在意識、文化及語言上依舊是部落人。原鄉的部落工作中，來來往往的關係人口不可能完全是以血統的身分限定，更多的情況是各界人

士的參與共作。此處強調身分限定，是要特別指出，原鄉地方創生的工作一開始，就要以「部落族人如何保持與原鄉的連結」作為核心標的，進而去發展策略與實踐作為，所以盤點原鄉部落旅外的人口分布與特性，成為原鄉地方創生的「基礎調查」，自然，原鄉的主客觀條件檢視，就是返鄉的課題分析，一般的刻板印象一沒有工作機會，不一定是門檻，許多的案例指出，回來沒有住所，因為老家賣了、分家沒分到、兄弟姐妹太多老家住不下等居住問題更為關鍵。從關係人口的角度釐清原鄉部落實際的處境與條件之後，原鄉部落首先就可以將「本來就在進行的工作」，以地方創生關係人口的角度來執行，例如部落小旅行，除了吸引遊客之外，自己部落旅外的族人，是否有對部落不熟悉的部分，小旅行的工作中，有哪些環節可以主動邀請他們回來參與，或是透過網路，讓旅外族人在工作地也能幫忙，在一同參與籌備小旅行的過程中，對部落有更深的了解。

抬升部落的主體性

當原鄉部落的工作轉向以經營部落的關係人口，其實就是一腳踏入深水區了，因為所有部落執行的計畫，不再侷限計畫補助機關所設定的框架，而是回到部落自己高度的主體性與立地的特殊性。主體性聽起來是好事，但同時也是好難的事，例如在組織上，部落的主體性抬升，往往會涉及到各種行政與公私團體的互動更緊密，也就會同時往部落內部要求在組織

原鄉的地方創生更重視「身分限定」，當然最後是希望部落的下一代能夠有一定程度留鄉，或至少在意識、文化及語言上依舊是部落人。



上可以有部落代表性的正當，在工作上，地方創生關係人口相關的盤點工作，到底要納入哪一個既有的計畫中來執行？部落以地方創生為主軸，開始要微調相關既有計畫的溝通也相當勞心費神。只是，與其談部落要不要做地方創生，不如說，從地方創生的關係人口的概念與實踐經驗，可以讓部落借鏡思考，在眾多發生於部落的計畫工作中，如何回到原鄉部落真正面對的危機，回到原鄉部落工作在時代條件下的初衷。

突破大學內部的學術分工

大學的社會責任之於原鄉地方創生的角色，最困難的是

如何突破大學內部的學術分工，這並非是指科系的行政分工，而是到底哪一個學術團隊能夠先跨出學科的分野，不會一開始先將學科的視框套入解讀原鄉的地方創生，但同時也不會過度客氣或便行事，召開共識會議由部落端許願選擇能辦的辦，或是找行政能力強的部落組織合作接受派工，或是推銷自己設定的做法讓部落配合執行。前述關係人口相關的基本盤點工作，非常適合大學端和部落在一開始一起合作進行，透過調查的過程，彼此對於問題能夠有更精準的理解與分析，對於後續工作的開展及對頻有助益，這同時也能創造參與的師生與部落族人間的關係人口。◆